



文字與音樂雙聲道下的火燒庄： 訪張嘉祥

Folklores and Memories of "The Burnt Village":
Interview with Musician and Author Tiunn Ka-siông

文 | 邱映寰 · 繪 | Ivy

Q 2023年，嘉祥的《夜官巡場 Iā-Kuan Sûn-Tiûnn》同時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與蓓蕾獎的殊榮。想請嘉祥先聊聊寫這本小說的五年間，在「選擇加入臺文書寫」、「摸索書寫鬼魂與神明的界線」、「描繪自己家鄉的土地和歷史」這三件事，抉擇與實行的過程中，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麼？

最早是從歌詞開始創作，卻發現有些「氣口」如果不用台語，無論如何是寫不出來的。真正著手使用臺文書寫，是從東華畢業後，接觸到更多像是台語辭典的資源，因此重新整理小說裡台語書寫的部分。語言是跟聲音連在一起的，於是台語就變得很重要。我到現在也還在學，怎麼更好地使用台語書寫。

關於鬼魂和神明，我本身抱持著有點類似懷疑論的態度，所以我的書寫更多會是，生活在那樣的文化環境裡，要怎麼用我自己的方式來詮釋祂們，並思考該怎麼藉由鬼魂連結到生命情感，將靈異經驗去跟我所屬的地方歷史、文化和記憶溝通。

我是一個一直在落跑的人。家人和高中以前的我，都不想要我被家鄉綁住，加上我跟家裡其實存在一種緊繃的關係，小時候很少待在家。這讓我不太熟悉整個聚落、民雄和嘉義地區，有過怎樣的過往歷史面貌，寫這本書時我才重新去挖掘。歷史課本寫到的地方史只會是一個大方向，透過閱讀更多相關史料，我慢慢地發覺，很多地方事物的關聯是可以串起歷史脈絡的，而且土地和家族之間同樣密不可分，那我該怎麼理解我的家族？我也發覺地方縣誌跟居民的記憶經常會有落差，表示官方史觀與民間記憶間存在著對話空間。我跟家人們討論對同一地方的印象時，可以得到不同時空的空間記憶——我不能說哪一個才是最真實的，但這也代表能夠有不同的切入點去講述地方。

Q 在同時創作《夜官巡場 Iā-Kuan Sûn-Tiûnn》的小說和專輯時，是否經驗了跨藝術類型互文創作上的互補和互斥？這些狀況分別是什麼？對您的創作分別帶來了怎樣的影響？

還沒從東華畢業之前，小說是尚未找到它的「聲音」的，但起初就很確定歌詞的語言是台語。我的寫作方式通常是歌詞先創作出來，歌詞會成爲核心概念的小大綱，那小說就能依據小大綱再去開展更多細節；如果我先寫完小說，而這篇故事的概念都已經成形，那麼歌詞就是能夠將小說總結出來的精華，還可以接續延伸出下一個故事的世界觀。

不過這樣有好有壞，如果概念很清晰，或可以快速進行總結，它會變得很有趣：原來一篇這麼長的小說，最後竟可以縮減成一兩百字、甚至不到一百字的歌詞。可是如果某篇故事的概念還沒完全想清楚，小說和歌詞就會互相打架，譬如〈夜官〉這首歌（對應小說的第六章〈夜官巡場〉）也有卡一陣子——小說寫完之後，我所總結出來的歌詞，意象上好像沒辦法很好地串連回小說。那我就必須跟自己對話，釐清我真正想講的東西是什麼、我想用某個意象推展怎樣的結果。

文字和旋律其實會帶給我們某些共通的感受，於是我想讓文字和曲風的意象搭得很緊密，這是比較困難的一點。後來去找北管學者，看他們怎麼運作北管的音樂，因為那就是我童年坐在廟旁常聽到的音樂，它的聲音跟我要講的主題是有所共感、連結的。直到現在我都還在思考，那樣的民俗音樂要怎麼轉化成流行音樂，以及屬於我的樣貌。

Q 您在書寫文學作品時，有習慣或偏好的寫作地點嗎？這些地方帶給您怎麼樣的影響？

事實上我習慣用桌上型電腦工作，不太習慣用筆電，可以說在外面時，我不會做需要用電腦的工作，頂多是開會這類需要跟人面談的情況。創作小說、做音樂的時候，我會待在自己的房間或工作室裡，這是讓我感到熟悉且舒適的場域。如果遇到卡住、很需要思考的時候，我可能會把燈都關掉——甚至在很冷的冬天，我會穿帽T、用帽子把自己蓋住——現在誰都不能打擾我，我也看不到外面，有點像是在自己一個人的小世界裡。我喜歡那種比較小、較密閉的空間，就像《哈利波特》那個樓梯下面的小房間，那讓我很有安全感。

受訪者

張嘉祥

1993年出生。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畢業，目前就讀臺灣師範大學臺文所。嘉義民雄人，火燒庄張炳鴻之孫。現為「庄尾文化聲音工作室」負責人、台語獨立樂團「裝咖人 Tsng-kha-lâng」團長、Podcast《台灣熱炒店》節目主持人。2021年出版《夜官巡場》專輯，入圍第33屆金曲獎最佳新人；2022年出版《夜官巡場》同名小說，獲2023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、蓓蕾獎。

撰文者

邱映寰

鹽分地帶理工宅少女，是朋友眼中的百變怪和伊布。國立臺灣大學臺文所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雙棲中，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。合著有《島嶼拾光：文物藏影——臺灣文學的轉譯故事》等書。

